

李民发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殊途 不同归

李民发



目录

引 子	(1)
A 篇/急惊风偏遇慢郎中	(4)
B 篇/心急难吃热豆腐	(99)
C 篇/蔫巴萝卜辣死人	(198)
尾 声	

引 子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一片烟波浩淼的汪洋大海，经过亿万年的漫长岁月，时间老人以不可抗拒的历史巨力，改造了这一片汪洋大海，使它发生了沧桑之变：波涛滚滚的大海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群峰高耸、深谷纵横的祁连山脉。

祁连山脉东接秦岭，西连天山，南对柴达木盆地，北临河西走廊。它威武挺拔，连绵逶迤，好似一条蜿蜒曲折的巨龙，卧在青藏高原的北部，以源源不断的雪水，灌溉着一片片绿洲，滋润着万顷沃土良田。

在祁连山的东段，有两座在任何地图上均未标出名称的山包。远远望去，它们恰如两只谈情说爱的猛虎，亲亲热热地相对而卧，伸长脖子，倾吐着衷肠和爱慕之情，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风雪雨霜，始终是这么卧着，像是有永远也说不完的缠绵情话。在这两山之间，有个样子酷似一只葫芦的山谷，因而被人们称为“葫芦谷”。

葫芦谷地处荒山野岭，山谷里长满乱蓬蓬的蒿草，草丛中遍布狐穴兔窟。千百年来，除了猎人涉足其中之外，极少有人想到过它。它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在寂寞中打发着时光，任凭这里的一切动植物自生自灭。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然出现的天灾人祸，竟使这个一直默默无闻的葫芦谷一下子出了名。从此，它便在西州居民的心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事情发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西州地区发生了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连续数月滴雨未下，土地似乎都要冒烟了，禾苗全部枯焦，庄稼颗粒未收。西州城四周的农民为逃个活命，纷纷拥进城内乞讨。然而，腐败的官府对此根本不管不问，连个施舍性的粥棚都不设，致使大批进城的灾民冻饿而死，弄得满城臭气熏天，传染病迅速蔓延。祸延几个官府要员的公子哥儿、千金姬妾。这一来，官府就再也不能置若罔闻了，他们雇人清尸，将横躺竖卧在街头的尸首，运往几十里外的葫芦谷，然后再把谷口堵住，任凭那些尸首在山谷中腐烂发臭，风化消失……

此事过后一两年内，葫芦谷里白天臭气熏天，野狗乱窜；晚上鬼火飘悠，狼嚎狐叫。再往后，这个山谷便成了在逃的罪犯，越狱的囚犯，以及其他一些土匪、强盗的避难所。不管他们犯有多大的罪过，只要一逃进葫芦谷，官府就不再追究缉拿……这些人聚在一起，究竟会干出些什么事，那是可想而知的，因而经常会有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传入西州城，让人听得毛骨悚然。

在西州居民的心目中，葫芦谷是个可怕而又神秘的地方，普通人谁也不敢迈进一步。在西州城里，有一句最恶毒的骂人话：“你早晚是进葫芦谷的货！”被骂者一听这话，定会恼羞成怒，同骂人者拼个你死我活。在附近地区，有个最有效的吓唬孩子的办法：“再闹就把你扔到葫芦谷去！”孩子听到这话，立即就会停止哭闹……

解放以后，曾有一连解放军开进葫芦谷进行过仔细搜查，但除了在蒿草丛中发现一些坍塌的窑洞和地窖之外，并未见到一个人影。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间，关于葫芦谷的种种传说便逐渐减少了，它慢慢地又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中国的大地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三线风”，在这股风的吹动下，偏僻荒凉的葫芦谷突然变成了大三线里的小三线，这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一下子开来了几千人 and 许多车辆、机械，烧掉蒿草，驱跑狐兔，填平坑洼，建起

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机器厂。

葫芦谷远离市区，周围十几公里之内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光山秃岭，水和电要从市区往这里输送，原料和燃料要从市里往这里拉运，而造出的产品又要往外运送，拉屎尿尿要分几次，来来回回地穷折腾，结果豆腐搅成了肉价钱。所以，第一机器厂自从开工以来，月月歉产，年年亏损，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一任又一任的厂长，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溜十三遭，来时一个个雄心勃勃，可要不了多久，便一个个灰溜溜地离去。就连机械局的一员虎将王志雄，到这个厂苦心经营了好几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到头来还是挽救不了残局，只好“败走麦城”……

A 篇 / 急惊风偏遇慢郎中

A

葫芦谷的冬天是漫长的，难熬的。寒风和冰雪仿佛对这儿特别有感情，每年的深秋季节便悄悄地提前“光临”，而且一盘桓就是好几个月，直到第二年的仲春时才迟迟离去。而今年，似乎比往年冷得还要早些，冬至刚过，还不到“三九四九冻烂石头”的时候，刺骨的西北风就裹挟着雪粒向葫芦谷袭来，在这个狭窄的小天地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按照第一机器厂锅炉的容量和采暖设施，只要锅炉房能正常运转和供气，是完全可以抵御得住这风雪侵袭的。不幸的是，厂里已经债台高筑，根本无钱去购买燃料。眼看着煤堆在一天天地缩小，锅炉面临着“断顿”的危险，王志雄只好命令锅炉工压住炉火，减少供气，以不冻坏管道和暖气片为原则，准备来个“细水长流”，度过这一冬。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暖气一天比一天供应得少，各车间玻璃窗上的冰花一天比一天结得厚，冻得工人干一阵子活就得停下来跺脚搓手，叹气发牢骚。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机床因润滑油被冻住了，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像冬眠的狗熊一样，静静地卧在车间里，一动也不动。

尽管厂长的办公室里和各车间一样，冷得像个冰窖，但王志

雄却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毛衣，而且头上还直冒冷汗。这并非是他那件毛衣是传说中的“火龙衣”，能产生出巨大的热量，而是由于他心急火焚，肝火太旺。

如今已经临近元旦，桌上的台历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张了，可厂里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还是差一大截子。纵然王志雄有天大的本事，能用根绳子把太阳拴住，将一天变成二百四十个钟头，也休想改变第一机器厂今年在全局又坐红椅子的下场！

为此，王志雄这两天的情绪坏极了，看见谁都不顺眼、听见啥都不顺耳，动不动就要训人、骂娘、摔电话，碰上个石头墩子都恨不得使劲踢上几脚撒撒气。虽然他生来就脾气暴，嗓门大，有股子翻脸无情的劲头。然而，像现在这样大吼大叫、暴跳如雷的时候却不多见。

尤其在今天，王志雄更仿佛是遇上了丧门星，仅仅半个上午，就接二连三地碰上了几件极不顺心的事，惹得他火冒三尺。

上班的铃声刚响过，锅炉房就给王志雄打来电话，说是“护窝鸡”王莉莉带着一大帮子女工大闹锅炉房，并且声称：如果再不增加厂托儿所的暖气供应，保证托儿所里的温度，她们将进行罢工，集体到局里去请愿。

王志雄接到电话，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地赶到锅炉房。一进门，立即就被一大帮拖儿带女的女工围住了，大人吵，孩子哭，搞得他脑浆子都疼。他好说歹说，甚至吹胡子瞪眼睛，都无法使那些女工离开锅炉房。万般无奈，他只好妥协，让锅炉房破例地给托儿所增加暖气的供应……

女工大闹锅炉房的风波还没完全平息下来，二车间的主任又慌里慌张地跑来向王志雄报告：他们车间里的几个工人在机床边点起柴火烤床子，不小心燃着了机油！

王志雄一听这话，就急得两眼冒火，鼻孔喷烟，冲开女工的包围，一溜小跑地来到出事地点。尽管火已经扑灭，并未引起火灾，

虽然他明知那几个工人完全是出于好意，并非是有意破坏，但他还是铁青着脸，唾沫星子乱溅地把肇事者骂了个狗血淋头，将班长“神刀手”李有为训了个大气也不敢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志雄气呼呼地走出二车间，顶头碰上吴建华带着几个哥们偷着往单身宿舍里拉煤。他不由得勃然大怒，挥舞着拳头，声色俱厉地命令吴建华立即把煤送回原处。

谁知，吴建华根本不买王志雄的账，向着哥几个使了个眼色，把架子车一扔，打了声口哨，带领着哥几个扬长而去，任王志雄如何吼叫，他们连头都不回。王志雄没咒可念了，只好憋着一肚子的火，亲自操起车把，吭吃吭吃地将那一架子车煤送回锅炉房……

王志雄带着两手的煤灰，余怒未消地回到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稳，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他没好气地操起话筒，还没开口，听筒里传来小儿子夹杂着哭腔的声音：“爸爸，妈妈的心脏病又犯了……”

“那就赶快往医院里送呀！”王志雄十分着急地吩咐着小儿子。

“已经送到医院了！”小儿子抽泣着说，“爸爸，你快回城里来吧，我怕……”

“回城？”王志雄愣了几秒钟，无可奈何地说，“爸爸很忙，回不去，让你哥哥和姐姐去医院里照顾你妈妈吧！”

厂里的事，家里的事，好像事先约好了似的，里外夹攻，一齐向王志雄袭来，将他搞得焦头烂额，顾头顾不了腩。他仿佛一只掉在陷阱里的狮子，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着，想找个对手拼搏一下，发泄发泄满腔的火气。可是，四周除了桌椅之外，没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就在王志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老收发推门进来，一瞅厂长那模样，便知大事不妙，唯恐撞到厂长的枪口上，把一份电报往办公桌上放，犹如老鼠遇见了猫，赶紧逃之夭夭。

王志雄拿起那份电报，只扫了一眼，脸色立即由铁青变成灰白，身子不由自主地抽搐了几下，软绵绵地跌坐在办公桌前，胆战

心惊地自语道：“一月三日……全局工作会议……”

每年的一月三日，机械局都要召开全局厂、处级干部工作会议，总结上一年的工作。每年的这一天，对有的厂长来说，简直像娶媳妇一样兴奋：眉飞色舞地向大家介绍他的治厂经验，昂首挺胸地让局长给他佩戴大红花。而对王志雄来说，这一天却是一道十分难过的关卡：红着脸做检讨，耷拉着脑袋挨训，见人觉得矮三分，说话调子低八度，走路连头都不敢抬……

五年前，王志雄被任命为第一机器厂的厂长时，曾拍着胸脯向局长保证：一年小变，两年大变，三年彻底改变第一机器厂的落后面貌！但是五年过去了，他不仅没能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反而与兄弟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为此，在每年的全局工作会议上，他都要被局长狠狠地刮一通鼻子。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作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有什么能比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人指名道姓地训斥更为丢人？今年年初，他曾咬着牙暗自发誓：就是拼上自己的这条老命，也绝不能让局长第五次再刮鼻子了！然而……

王志雄由衷地叹了口气，取出纸和笔，准备写他到葫芦谷后的第五份检讨。可是，他只写下“检讨”二字，便再也没有下文了。他将钢笔一撂，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来，搜肠刮肚地寻找着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

是自己对工作不尽心尽力？显然不是！从年初以来，他就把铺盖卷从家里搬到了办公室，一天二十四小时全泡在厂里，连长孙出世他都没回城去看一眼。到如今，他的体重由一百六十多斤降到一百二十来斤，头上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条……

是厂里的机器陈旧、设备落后？也不是。这个厂子是全局最后建起来的，厂房、机器和设备全都成龙配套，比其它厂的都要好得多，兄弟厂的厂长谁见了都眼馋……

是技术、管理人员不称职？更不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调

度主任，都是全局叫得响的人物，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也是从各厂抽调来的硬手，哪个拿出去都是个顶个……

是厂里的产品不对路、没销路？当然不是。这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机热也在不断地升温，这个厂的主导产品柴油机，是各农机厂急需的重要配件，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去多少，一台也没积压，有的农机厂甚至还派人在这里坐等……这比起那些因产品滞销而造成工厂停产、工人下岗的厂子，不知要好多少！

唯一能站得住的理由是工人不好好地干活。他们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小伙子整天想着搞对象，女工就知道泡在托儿所里看自己的孩子，老工人把心思全用在给被其它工厂减裁下岗的儿女找工作上，致使工作效率低下，消耗增大，成本提高，原来可以赚大钱的柴油机，结果却变成了亏损的产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曾下令扣了一些工人的工资，给一些工人记过处分，企图来个杀鸡给猴看，以此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扭转欠产亏损的局面。无奈法不责众，大家都彼此彼此，磨洋工，混日子，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气死领导，难死法院……而这些，他又不肯写进检讨里去。

王志雄多么盼望能有个人来帮他出些点子、想个办法呀！可是，有谁会来呢？厂党委书记患了肠癌躺在医院里，副厂长到党校学习去了。而厂里的那些下级干部见到他都像是遇到了雷神爷，唯恐避之不及，绝不会老鼠来叩猫的门……

就在王志雄陷入困境、无法摆脱之时，电话铃又急促地响了起来。他好似一只惊弓之鸟听到了弓弦响，马上气得七窍生烟，对着话筒大声吼道：“……‘沙奶奶’骗取病假条！谁的主谋？……又是那个阴阳怪气的‘刁德一’！谁的胁从？……还是那个只会耍嘴皮子的‘阿庆嫂’！……马上通知财会科，病假条作废，按旷工处理，工资扣除！立即通知办公室，给他们三人每人一个记大过处分，并通报全厂……”

王志雄气急败坏，一脸的杀气，咬牙切齿地正下着命令，突然有人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啪地把话筒扣在电话机上，气恼地转过身去，正准备抓个替罪羊来出气，可一瞧那人，恰似一只斗败的公鸡，无力地低下了头。

来人是王志雄的老战友、现任红星机械厂的厂长刘自强。别看此人又瘦又小，头发梢刚能碰到王志雄的下巴颏。但人不可貌相，他所领导的工厂却在全局夺了“五连冠”。假如把机械局管辖的二十多个厂子完成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情况比作一条龙，那么红星机械厂是龙头，第一机器厂反是龙尾巴。因而，刘自强理所当然地成了局长眼里的大红人，常被当作一张王牌甩出去。

两位当年在雪域高原上守关戍边、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如今分别成了局里的两个极端，所以王志雄每次见到刘自强，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愧得无地自容。眼下，正当他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时候，刘自强又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更使他十分尴尬，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王志雄面部表情上的急剧变化，当然瞒不过善于察颜观色的刘自强。为了不使老战友过于难堪，刘自强微微一笑，反客为主地说：“这鬼天气，真够冷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志雄像是被人揭了老底一般，脸猛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不好意思地说：“老伙计，没办法呀，锅炉快要‘断顿’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刘自强淡淡一笑，引而不发地说，“人活一辈子，谁能不遇到点难处？该向人求援时就要求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挺着肚皮装好汉。”

“人敬穿阔的，狗咬穿破的。我到银行去烧香磕头，求他们高抬贵手，可他们却见死不救，不仅一分钱不给我们贷，反而一天到晚逼命似的催债……”

“难道你非要吊死在银行的那棵树上？”

“除了银行我又能到哪里去贷款?”

“我看你是目中无人,眼睛只是盯着银行,早把老战友忘到脑后去了!”刘自强收起笑容,伸出一只巴掌,在王志雄的面前晃了一下,认真地说,“我借给你这个数,够不够?”

“五万?”王志雄摇了摇头,无奈地说,“这只能是杯水车薪……”

“五万?你是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这么点钱我好意思往外拿吗?”

“五十万?!”王志雄猛地一怔,两眼瞪得溜圆,好似一个穷得要命的叫花子,意外地碰到了一大堆金银财宝,动又不敢动,走又舍不得,只是盯着它发呆。

“我已经通知银行了,让他们把这些钱拨到你们厂的账号上。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动用这笔钱了,不过话要说清楚,是同业折借,利息要付的。”刘自强淡淡一笑,认真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老伙计!真谢谢你——”王志雄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碰到了一根木头,又惊又喜,一把抱住刘自强,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患难之交不可忘啊!说一千,道一万,咱们是一起卧冰卧雪、戍边守关的老伙计,是一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战友,只要我有口吃的,绝不能让你饿肚子!”刘自强也激动起来,很动感情地说。

王志雄紧紧地抱住刘自强,好久才松开,感激地说:“老伙计,你这真是雪里送炭啊!我死了也不会忘记你的!”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要这么说就见外了。你忘了,1962年在西藏进行自卫反击战时……”刘自强略作停顿,低沉地说,“有一次,我们二连被敌人围困在一个小山头上,整整打了一天一夜,也没能突围出去。最后,我们是弹尽粮绝,刺刀挑弯了,连山头上的石块都扔光了,而敌人还在不断地向我们发起攻击。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你带领着一连的战友,杀开一条血路,冲上山来,把

我们接应了出去……”

“唉——此一时彼一时呀！如今我是被困在葫芦谷里了，要不是你来接应，我非被困死在这里不可！”王志雄长长地叹了口气，向刘自强诉说起自己的苦衷，“老伙计，这五年来，我力没少出，心没少费，汗没少流，气没少受，训没少挨，火也没少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和全部的能耐，可为啥还把这个厂子没治呢？几十年来，我是多少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可没料到却在这条小河沟里翻了船，弄得我丢人现眼，里外不是人……”

刘自强是个大忙人，今天来葫芦谷完全是局长的授意，加之出于对老战友的同情和关心，前来帮他一把。现在，刘自强的目的达到了，连杯水都没喝就告辞了。

刘自强刚出门，局里会议通知电话就到了。

B

冬季里日短夜长，太阳这位宇宙的娇娘，仿佛畏惧西北高原上的刺骨寒风，迟迟不肯露出她那娇艳的面孔。已经七点钟了，西州市的上空还笼罩着一层沉沉的夜幕，几颗不甘隐去的星星，稀稀拉拉地点缀在天幕上，无力地眨巴着眼睛，像萤火虫似的发出点点微弱的光。同天上疲乏的星星相反，市区里那无数排高压水银灯好像不愿就此罢休，正抓紧天亮前的宝贵时间，显示着它们的威力，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沿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大街，组成一道道灯的长河。灯河之中，各种车辆络绎不绝，来往穿梭，各种声响冲天而起，驱赶着茫茫的夜色。现代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传统，使这座百万人口的西北重镇提前苏醒了，沸腾了。

今天要召开全局工作会议，机械局的大院里显得特别热闹。天还没亮，一辆辆小轿车就挟裹着一股股寒风相继驶进院内，摆了一大片。在前来参加会议的厂长之中，只有王志雄与众不同。吉普车离局大门还有一百多米，他就吩咐司机刹住车。然后，他悄悄地从车里钻出来，翻起大衣领，放下帽耳朵，弯着腰，缩着脖，顺着墙根的阴影，偷偷地溜进局大院。

局办公大楼的五楼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这些各厂的厂长、各委办的主任和各处的处长，平时难得聚到一块，今天相逢，自然免不了一番热乎。别看这些县太爷级的干部在自己的

领地和衙门里威严得很，可一旦凑在一起，都收起那副严肃的面孔，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们说说笑笑，甚至骂几句无伤大雅的话，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谁也没留心王志雄是多会进来的。尽管会议室里温暖如春，窗台上红绣球和马蹄莲开得正艳，大家脱去外套仍觉得温度偏高。但王志雄的大衣领子仍然翻着，帽耳朵依旧放着，他双手插在袖筒里，脑袋耷拉到胸脯上，捂了个严严实实，完全像个患了感冒正在发汗的病人，一声不响地萎缩在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墙角里。

八点差五分，局长带领着几位副局长来到会议室。大家马上停住说笑，各就各位，正襟危坐。一年一度的全局工作会议开始了，一切照旧，局长只是来了几句简短的开场白，就宣布自由发言，而自己坐在一旁默默地抽起大雪茄……

局长说是自由发言，其实并不完全自由，近几年在这种会议上无形中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序：第一个上台的当然是刘自强，他不开这头一炮，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局长的话音刚落，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刘自强。而他也是当仁不让，首先走向主席台，谈笑风生地介绍了他们厂连续五年生产稳步上升的好势头，公开了他们厂产值和利润同步增长、材料消耗和产品成本同时下降的秘密。他在发言中又是邯钢经验，又是市场意识，滔滔不绝。不过平心而论王志雄还是佩服他的。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他刘自强确实干出了名堂。当他走下主席台时，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只有局长一人没鼓掌，而是微微点点头。多年的上司部下，大家心里都清清楚楚，不搞出点奇迹，想要局长为你鼓掌，没门，点点头就已经够意思了。

按照那个无形中形成的程序，刘自强之后该是红光机械厂的厂长登台了。可是，这次却出现了意外，那位刘自强的竞争对手刚从座位上站起来，还未挪动，王志雄却从墙角里站起身来，猛地甩掉大衣，抢先一步，捷足先登，站在了麦克风前。这位半路杀出来

的程咬金，搅乱了会场的秩序，引起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

“他这个年年坐红椅子的主，有啥资格在这时出场？”

“瞧，连检讨都没拿，真是检讨成老油条了，出口成章！”

“不，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

要不是坐在台上的局长威严地干咳几声，台下还不知要说出啥难听的话哩。

“同志们——”台下的议论声还没完全平息下去，台上的王志雄就摘下帽子，热汗淋淋地开了腔，“……虽然我明明知道自己没资格现在上台，但我那位老战友的发言逼得我坐不住了，非抢着说几句不可。按理说，今天应该是我第五次做检讨，但我不愿干那不疼不痒不出血的事了。我要来个一刀子见面，抖出些不掺一点水分的干货。”他偷偷瞧了一眼局长，又扫视了一下台下的听众，提高声调说，“第一，我真心地请求局领导给我个处分，再重我也心甘情愿，吃不了兜着走出行。谁叫我没能耐，不争气，把厂子搞成了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年年拖全局的后腿，弄得全厂怨声载道，十有八九想调离……第二，我诚恳地请求局长免去我厂长的职务，另派一个强人去葫芦谷挂帅。俗话说：不吃凉粉腾板凳。我没有将才，执掌不了那杆大旗，再赖在那里不走，只能把厂子拖垮……”

王志雄的这一通横炮，在会场上爆出个大冷门，把台下的听众全搞懵了，连台上的几位副局长也有点不知所措，互相交换眼色。只有局长好像对此早有所料，竟然独自一人鼓起掌，拍了几下见没人响应，便把叼在嘴角的大雪茄噗地一下吐出老远，站起身来。

以往在这种会议上，局长除会前讲几句开场白，结束时作个总结发言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坐在一旁默默地抽雪茄，从不随便鼓掌和随意插话。今天，局长这一反常态的举动，把与会者都搞得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大家正莫名其妙地猜测着，局长已走到台中央，对着麦克风说：“今天是王志雄同志的第五次检讨，没像前四次那样拉上六六

三十六条理由，扯出七七四十九个原因，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一次检讨，说的是真话，抖的是干货，干的是实事。为此，我也来个快刀斩乱麻。”局长略作停顿，用那双深邃的目光盯着王志雄，毅然决然地说，“第一，免去王志雄同志第一机器厂厂长的职务，到部里办的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一年，以后的工作根据他的学习情况另行分配。王志雄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您这么做太便宜我了，我于心不安，问心有愧。”王志雄小声地回答。

“太便宜你了？在座的有不少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在仗打到最紧张的时候，对一个没能完成作战任务的指挥员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把他从指挥的位置上撤下来，站在一旁看着别人去冲去杀……”局长说着，严厉地盯了王志雄几秒钟，严肃地说，“于心不安就到进修班去努力学习，问心有愧就积蓄力量将来大干一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是！”王志雄红着脸说。

“第二，兵不可一日无将，厂不可一日无长。现在——”局长把目光从王志雄身上移开，扫视了一遍台下的人，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我张榜招贤，谁能收拾葫芦谷那个烂摊子，就主动站出来挑重担！给大家半个小时的考虑时间，到时候再没人出头，我可要点将了。”

局长的这一果断决定，使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会场上像是被捅了一下的马蜂窝，嗡嗡嗡嗡的响成一片：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王志雄这回可真是因祸得福，把厂子搞成了那个样子，一点坏处没背，反倒得上个进京学习的美差……”

“揭榜？王志雄一拍屁股进京学习去了，那留下的一屁股屎让人去擦……”

“外地的石头镇不住本地的沙子，王志雄在葫芦谷里苦心经营